



百年记忆

毛德富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教育卷·卷三
民族宗教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 编 毛德富

教育卷·卷三

民族宗教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编委会

顾问：王全书 林英海 范钦臣 孔玉芳 王 平
赵正夫 武守全 胡悌云 刘玉洁 李润田
胡树俭 姚如学 张国荣 胡廷积 杨显明
杨光喜 冯宏顺 张洪华 郭国三 张 涛
张汉英 张广兴 张玉麟 陈义初 毛增华
曹策问 刘其文 王训智 袁祖亮

主任：叶冬松

常务副主任：龚立群 钱国玉

副主任：靳绥东 邓永俭 李英杰 梁 静 张亚忠
高体健 靳克文 郭俊民

编委：马葆青 李海潮 王克俊 毛德富 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王顺生 赵 洁 谢留峰
李建华 丁少青 郭旭东 武 锋 王合水
杜国庆 魏刘宝 周备锋 贾太杰 王香玲
张巍巍 田冠亭 张礼堂 宋 蕙 孟 玮
周冀荣 陈伟琳 杨 珺 程维明 谢凤鸣
段金沙

主编：毛德富

副主编：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高 红 李凤林

编撰：陈 琳 宋会乔 伍 伟

前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善于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方法，也是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迫切需要。

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敬老茶话会时提出：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创了具有鲜明统战性、民主性和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一种履行职能的特殊形式，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已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并日益发挥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

河南省政协于1961年设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并开始征集文史资料。50多年来，共征集各类历史资料近3000万字，并借助《河南文史资料》这一平台刊发了2000万字左右。这些由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

知情人的角度对自戊戌变法以来100多年间河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见证了我省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真实历程，凝聚着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鲜活的人生体验，蕴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珍贵历史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彰显中原精神、中原风采、中原品格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生动教材。

今秋明春，恰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成立60周年华诞。值此特殊的日子，我们按照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秉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和允许多说并存原则的编纂方针，汇集50多年征集的文史资料之精华，编辑出版大型史料图书《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展示我省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回顾河南省政协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力图以史团结人、以史影响人、以史教育人，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为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希望《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的出版，能够为

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把握地方发展规律、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中，汲取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史为鉴、务实发展，在持续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中，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我们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鼓励广大政协委员和文史工作者为伟大时代立鉴、为中原崛起立史、为人民福祉立言，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特殊功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原精神，记录时代烙印，为让中原更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能够帮助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运用好文史资料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总结经验、鉴往知来这一独特履职形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进程凝神聚心、献计出力。

由于本书收入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较长，加之编纂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且有些作者提供史料时年事已高、记忆不甚准确，尽管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但舛误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敬请有关历史事件参与者、历史人物知情人和广大读者赐教。

毛德富

2014年7月30日

凡 例

1. 《河南文史资料》期刊正式编辑出版于1979年10月，至2014年6月底已连续出版至第130辑。本书收录文稿是在《河南文史资料》已刊发史料的基础上，剔出在省级层面史料价值较低或发生在河南省以外的人和事或不完全体现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等的文稿后，重新进行精选编辑的。

2. 本书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涉及自戊戌变法以来河南省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可供各级决策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参考。

3. 本书依照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河南省政协等类别分卷出版。

4. 本书文稿在按类别分卷前提下依事件发生时间前后为序排列，同时考虑到阅读和研究的方便，将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集中编排，并尽可能配发有关历史图片。

5. 本书《河南省政协卷》的部分内容是《河南文史资料》未曾刊发的。该卷的起止时间为1950年4月至2015年1月，内容包括河南省政协的组织机构沿革及有关名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几大板块。

6. 本书所收录文稿的有关订正与补充均随其正文一并刊载，编辑时仅对明显的错别字以及个别失当的用语进行若干技术性处理。

7. 所有文稿的注释除特别标明的外，均为编者注。

8. 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本书文中引用文献及个别文章全文的数字用法保持原文不变，除此之外，正文中的数字采用国家规定的出版物中数字用法进行记述。

9. 全书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文和后记等内容。为方便读者检索，后附本书索引。

10. 本书同时出版有相同内容的电子图书。

目

录

教育卷

卷三

五十年沧桑录 / 张静吾	941
对《五十年沧桑录》的补正 / 白文田	977
路海江对《五十年沧桑录》的两点订正和张静吾的补充说明	978
难忘同侪葛季武 / 阎东超	979
嵯峨山开发记 / 魏朗斋	986
遗爱在人——怀念父亲魏朗斋 / 魏育遂	996
回忆先父李荫庵 / 李 筠	1002
热心教育事业的魏烈丞 / 李培义	1007
记河大森林系三位老师 / 黄甲臣 张庆思	1009
山大副校长张滨黄 / 张绳武	1011
师范人瑞吴丽泉 / 江廷俊	1015
怀念百泉乡师生活指导部主任李瑞安 / 孙克敏 王盛桐	1025
父亲李瑞安的后半生 / 李尊民 李尊美 李尊一	1028
忆杨丙辰博士 / 邢汉三	1033
进步教授陈仲凡 / 张鸣铎	1035
王芸青二三事 / 郝育森	1039
忆开封高中校长王芸青 / 刘家骥	1041
曾次亮的一生 / 曾 克 曾 兰 曾 耘 曾一平 曾 恬	1044
忆曾次亮师 / 赵 琪	1055
我所认识的陈梓北先生 / 陈宁宁	1058
中原教育界的一位先驱——张鸿烈 / 聂常庆	1066
忆学友胡思庸 / 张鸣铎	1069
怀念王直青老师 / 杜心田	1072
耕耘在河南大学——四十六年教育工作的回忆 / 李润田	1074

志在杏坛育桃李 / 余永红 口述 李清波 执笔	1084
忆王洪延先生 / 许 挺	1091
汲县老教师樊百厘侧影 / 樊镜玲	1095
历经沧桑话生平 / 罗绳武 口述 罗 达 整理	1099
尽瘁教育事业的张又铭 / 张曼莱 张企曾等	1116
怀念刘盼遂先生 / 聂石樵 邓魁英	1121
徐旭生自传 / 徐旭生	1127
我和徐旭生先生的三十五年联系 / 魏明经	1129

民族宗教卷

水子立与南阳回族教育 / 水普慈	1149
记南阳回民战地服务队 / 水普慈	1152
太康马头集回教儿童教育会 / 李德昌	1155
黄池陂回民三打日伪军 / 王振明	1157
我所知道的回族武术家王青山和马振邦 / 杨明德	1160
我的台湾高山族挚友陈清山先生 / 杨明德	1174
从农奴的女儿到共产党的干部 / 阿宗宗 口述 姚景强 执笔	1184
记最早提出土家为单一民族的田心桃女士 / 杨明德	1198
难忘中南少数民族访问团访问新乡 / 杨明德	1206
中南民族访问团在开封 / 马致远	1210
我从青藏高原来到中原大地 / 江桂蓉	1213
一切为了国泰民安 / 丁广治 口述 李清波 执笔	1224
我的民族工作生涯 / 马迎洲	1235
我做民族工作的回顾 / 杨明德	1321
记长寿老人唐道成 / 王炳亮	1329
长寿老人唐道成事迹见闻 / 马德勋 原稿 王锡朋 整理	1337
我的道士生涯 / 范诚滇	1339
我所熟悉的盖世明阿訇 / 杨明德	1346
净严法师事略 / 王华农	1352

记我四十年依止的净严法师 / 胡书铮	1357
忆德浩老和尚与白马寺 / 释绍凡 口述 徐金星 王 阁 李 辉 执笔	1361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 谢瑞阶 口述 杨廷寅 执笔	1363
桐柏水帘寺重修经过 / 释妙侠	1365
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 / 曾友山	1369
开封保生堂孤儿院 / 陈万瑞	1376
我所了解的开封天主教教会学校 / 孟紫坪	1380
忆开封圣安得烈学校 / 韩德三	1391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在河南的活动 / 曾友山	1394
“五四”运动在豫北教会学校 / 范日新	1397
意大利传教士在南阳靳岗教区 / 王方文	1399
郑州圣德中学拥军支前活动的回忆 / 赵锡铭	1402
1944 年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中学流亡记 / 李明晨	1405
回顾新乡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 宋蔚然	1418
在教会福音堂小学读书的回忆 / 宋振中 口述 李 郁 整理	1425

教育卷三



五十年沧桑录

张静吾

本文是张静吾回忆1949年以前的经历。张氏1926年获德国歌庭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医务处、北京德国医院、河北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贵州安顺军医学院等处工作，曾两次担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曾同朱德和邓演达、孙炳文、林伯襄、张钫、刘镇华等有过接触。张氏一生尽瘁于医学事业，他的经验体会也有不少可供人们借鉴者。

河边垂柳知春早，高山劲松能做寒。

俯仰万物皆更新，满腹沧桑谁共言？

这四句韵语，是我1984年春季河边散步感怀所吟。缘我身历清朝、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饱经忧患，打倒“四人帮”后得以幸度晚年。一生学习、生活、工作和思想各方面皆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又想到我家晚辈散处四方，其中有的多年甚或数十年不获一见，家族中现以我年事最高，我有责任把我家往事和我的一生经历择要记述下来，以备晚辈了解。以上是我动笔写回忆录的最初动机。后来，《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的同志得知此事，与我商量将它发表。我本来想，一生道路坎坷，学问事业两无所成，没有公布的价值。可编辑部的同志一再催索，盛情难却，乃先将解放前的部分略事增删，并结合先前那四句顺口溜取了现在这个题目。

一、我的家族

我家原是黄河北岸河南省温县人，住在西流石村。据说是以水运为业。我叔祖曾到该村续过家谱，现在该村多数仍是姓张的。我家迁过黄河，即住在巩县兴仁沟。此沟位于洛河入黄河之口处东边，村口即是洛河东西渡口。至于何时由温迁巩，不详，从世代估计约有200多年矣。据云迁巩后仍以水运为业。当时既无火车，更无轮船，水上交通运输主要是靠木船。据老人谈，当时木船的航线是上自洛阳，下至济南。我家的船是有名的一条大划子，人称为鳌划子，言其大也。因搞水运，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因管理不善，家教不严，遂致家境中落，兄弟们就分了家。分家后以我曾祖父这一支最穷。

曾祖父有二子，一为我祖父张文彦，一为叔祖父张文光。我祖父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文人，没什么职业，又因家计困难，不得不设法谋生，因此，就在县衙门附近设书摊当代书，代替别人写信、写状子。每日背着小钱褡，早出晚归，以屑微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他有一男三女，而耕地只有二三亩，其生计困难可想而知。

（一）我的父母

我母姓高，老家在巩县神堤村，后亦迁兴仁沟，家境贫寒，4岁即丧母，无兄弟姊妹，是在其舅父家长大的。因穷，我外祖父亦未再娶。说也奇怪，我外祖父及我舅爷家亦都是弄船的。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这也是自然之理，又因工作相同，彼此就容易认识，就容易结成亲戚。

我母到张家后很能过贫苦生活，养儿育女外，家务操劳，受累受苦，直至我父留日回国后，家境始逐渐好转。在艰苦的岁月中，未闻我母口出怨言，总是勤俭持家，终日操劳。这样就使我父在外工作无后顾之忧。

我父名张镜铭，号霁若，按族中排辈名张清川。据我回忆，他身体并不强壮，很像旧社会所说的文弱书生。他是自幼读书，考秀才及等，后因连丁父母忧不能参加省会考试。专制时代，尊重孝道，凡丁父母忧者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他连丁父母忧，就六年未得参加考试。然家计不裕又不能坐待，只好受开封某家之聘，当私塾教师。待至清朝末年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深知非刷新政治图强不可，就仿照日本维新办法从事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从秀才举人中选拔人，官费送往日本、保定和北京学习专业，用以维新，从事图强。当时北京和保定已创办了各种学堂，即所谓新学。这种培养人才办法行之于各省。我县被选送赴日留学者有4人，即王敬芳、张仲友、宋景裕和我父。除我父为秀才外，余皆为举人。我父到日本后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据说这所学校是日人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一些日本人以战胜者自居，对中国人甚为歧视，再加以取缔留学生的种种办法，留学生甚为不满，更不忍受日人之歧视，即向清廷所派之留学生监督闹风潮，愤愤回国。当时为情势所迫，监督亦无法阻止。我县王敬芳（抔沙）就是这样回国的。我父在学生风潮中虽愤而未归者，是考虑我家贫寒，回后无法养家，因此就忍辱将学业学完。这是我听我父回国后说的。

我父哪年回国，记不清楚，可能是1906年或1907年，当时我才六七岁，只记得那时他拿着文明杖，身穿日本学生制服，时他30多岁。他带回风琴一架和一面挂钟，这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上少见之物。风琴捐赠给巩县县立强华女子学校。

我父回后即在我省从事教育事业，在孔学台主持下筹划中小学教育。孔曾语人云，我省懂教育者只有张某一一人。我父曾在洛阳某中学当过教务长，后当省视学，视察过豫东、豫南一带中小学教育。我在开封上中学时，他是学务公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实业科长，当时月薪约为银百余两。

在辛亥革命中，我父在县大力支持刘镇华的革命工作，他同本县陈灼三先生为之筹备粮草。刘参加革命是从我家出走的，我尚记得他穿的是长袍外加背心。刘去后不久，闻陈灼三在郑州被清兵逮捕。我父因恐家中受害，即嘱家人连夜收拾东西逃往山中，而他则由邻人陪送，化装成农民，步行至汴水车站乘火车赴开封。到汴后可能住在南关福豫公司，因该公司经理等均巩县人。当时巩县煤矿土窑颇多，开封居民家用煤皆巩县所产，号称72家煤铺皆巩县人士所经营也。

我父到汴不久就听说辛亥十一烈士就义，闻之极为惋惜。其中王天杰烈士乃我村之邻人也。关于王天杰我还记得二三事，某日我们在小学院中读书，王来到学校，即向我们讲说当亡国奴如何惨苦，我们听后多为之流泪。又闻王离家赴汴举义时，其妹送至车站，时他身上带有左轮手枪，他告诉其妹说，此去将永别矣。

辛亥革命成功后，河南政权由袁世凯亲戚张镇芳所掌握，他亦看到政治腐败，非改革不可。有人向其建议可从教育界中挑选几人用以革新政治，因此，我父被选为兰封县知事。兰封为河南

最穷县之一，且土匪出没无常，地方甚感不靖。我父在任一年，除兴学改革政治外，与邻县会防商讨剿匪事亦多，然交通不便，来回乘坐马车，深感体力不支，故即辞归。回后不久，该县派代表胡宗宿来我家邀请我父回任，我父未允。

我父辞县知事后不久，即协助王抻沙和胡石青筹办焦作中原煤矿公司，并任李河第一矿场场长。

焦作一带煤矿开采权不知根据哪个条约归英国开采。英国在焦作设有福公司，并修筑了道清铁路，采出之煤经此路运至道口，再由水路运至天津出口。然本地人民在附近各处亦以土法自行开采，英人亦无能如何。胡王两人取得政府同意，以河南矿业协会名义经多次与英人交涉，最后夺回部分矿权。与福公司协商，采取“分采合销”办法，即英人以福公司名义在焦作采煤，当地各私人矿合组中原公司，各采各的煤，另组福中总公司在全国各地设分销处推销。因此北至北京，南至上海均设有分销处，上海分销处尚办理出口业务。

因王及我家都系巩县人，所以巩县人多乘此机会参加中原公司和福中总公司各地分销处工作。现巩县人定居焦作市者不少，原因即在于此。

我家因子女逐渐长大，亲戚来往日多。在兴仁沟的原居只有两孔土窑，已显窄小，故在邻村北窑湾买了一处旧宅，修葺后于1916年即迁居此宅。

约在1922年或1923年我父即离焦作，原因不详，因当时我在德国留学。离焦后我父应刘镇华之邀赴西安，时刘为陕西督军，想在西安筹办一铜元局，而实际上是想办一兵工厂。他请我父为之筹备，并让我父携款到上海与英德各洋行商谈购买机器。事经年余，最后与德商汉运洋行签订合同。但我父因恐该公司不能如期交货，故电我在德去参观有关工厂，视其能否如期交货。该洋

行经理特为此返回德国约我共同赴各有关工厂访问参观。这是1924年的事。后因政局变化，刘即离陕。后闻此批机器为山西省购去。我父在沪商谈采购机器时，有留美之李葆和工程师随往协助一切。

1925年有所谓“胡憨之战”，胡为河南省督办胡景翼，憨为刘镇华部的憨玉琨。结果刘憨军失败。在战争中我父曾短时担任过一段巩县兵工厂厂长。胡部陕军到河南后，我父因恐家庭受累，即同刘家迁居天津租界，约于1926年初迁回巩县。

此后我父未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家居中遇地方有公益事情，参加筹划而已。

1931年至1933年，我父曾携全家到北京做寓公，与诸多老友相过从，精神颇感愉快，老友中多为旧国会议员。他们组有河南耆旅社，每周一次轮流作东聚餐以资畅谈。我父年虽未达60岁，亦被邀参加，此亦他老年生活中一乐事也。

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感到威胁，故我父于1933年携全家返回河南。时我已在保定河北医学院任教。

我父身体素弱，在兰封县知事任内因政事繁杂，加以土匪猖獗，与邻县会议多，精力已感不支，有时借助于鸦片烟，久而成瘾，直至病故。

我父是1934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在开封去世的。临终前身体太虚弱，自己已不能吸烟，发生“烟瘾断绝”症状，我即准备为之注射吗啡以作抢救，针已抽好，无奈我母亲坚决不同意，故临终时大汗淋漓，几乎已不能说话，仅勉强告我兄弟二人说“向上”并作手势，意即争取上进，即此而终，享寿仅62岁。

我父去世后，灵柩先运回老家住宅，停放一年后，安葬于窑湾岭的新坟地。

我父有二子二女，大女适汲县李家，其夫李叔忱，北京大学毕业，一生在教育界工作。他有一男李明鉴，河南大学毕业。大妹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而亡。二妹亦因肺结核少亡。20世纪20至30年代结核症在我国为令人恐怖之病，回忆我家四邻及附近各村青年多有死于此症者，中西医对之是束手无策。

（二）我哥

我哥名张长庚，字耀西，较我大5岁，1921年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当时北大有三个学科，即文、理、法。法科设于清末所设之译学馆。北大校长为蔡元培。我哥毕业后，先在河南建设厅供职，后在省政府当秘书。1930年阎冯与蒋在豫东作战时，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刘镇华之弟刘茂恩时为军长，属冯玉祥部队。当河南省主席万选才经其防地赴前线时，刘茂恩将其扣获并持之投蒋。蒋因此声势大震，不久即战胜了阎冯，进入开封。当刘扣万投蒋时，万在开封之代理人万报仇，遍寻刘氏在汴家属，因无所得，就将我父及兄嫂拘到省府（因我嫂系刘之姊）。次日其代理人受舆论谴责，先让我父回家，将我兄嫂扣押于法院，直至阎冯败退始释放回家。这是军阀混战时期我家遭受的一场无妄之灾。

约在1932年我兄被任命为辉县县长，数月后因政局变化即又辞去。旧社会人事均随政局变动，工作无保证。今日在工作岗位，明日是否失业，谁也难料。

抗战军兴后，我兄即携全家回巩，开封家中衣物被人盗卖一空。我兄回巩后，除侍奉我母外，便同我嫂潜居山中，亦时常到站街参加筹商公益事，如赈济、修坝等。巩县将解放时，他只身到开封，不久我母亲亦由我本家叔送至开封。时我在河南大学工作。我们均住游梁祠后街1936

年我自己设计的西式平房小宅内。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战争中，炮火数日不绝，我家窗外曾落一大炮弹，幸未炸，否则房屋及人均必遭殃。我决心随河大南迁苏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躲避战火。

1947年夏我携侄赴南京治伤，因他在抗战中被日本兵刺伤食管，至冬我回河大为学生补课。

1947年冬我嫂由巩到汴。1948年春节刚过，我侄由南京来电云伤口复发。当时，交通时常中断，因而我同嫂先由郑州乘飞机到徐州转乘火车到南京。1949年初南京与苏州临近解放，我嫂认为我以河大之薪在苏州难以维持全家生活，故她决意携带两侄同刘家赴台湾。我虽一再劝阻，无效。她这一念之差就造成家庭中生离死别的悲剧。我嫂遗骨于台湾，我哥病故于郑州。他病故前我没有告知他我嫂已病故，仅示以我大侄及五侄绕道美国寄回的相片，告诉他，他们均已成家有子矣。哥临终前曾作一打油诗，记得其中有一句“孤枕难眠”，其痛苦心情可知也。

1948年秋开封第一次解放后，我与妻随河大迁苏州，我哥在汴侍奉母亲。1949年夏初，我们又随河大返汴。

我哥有五子一女，五子依次名为宏毅、宏任、宏勋、宏中及宏远，一女宏育。除宏中外，均大学毕业。宏毅学航空机械，现在台湾，已退休；宏任、宏勋学政治经济，宏任喜文艺，在合肥文联多年，宏勋喜文史，在银川文联多年，现他们均已离休；宏中随我长大，在河南医学院作临床化验已30余年矣，他在抗战中受伤；宏远随母赴台时小学刚毕业，听说在台某大学学外交，现在某大学任教，1983年曾到美国进修一年；宏育在河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信阳市医院妇产科，现因病已退休。我哥之子女均有后代，计已

有12人之多矣。

1955年夏初，我母患脑血管意外，先是左半身不遂，后稍恢复，能自己进饮食亦能说话。某日排便用力过度，突然失去知觉，昏迷中喂以流质饮食，如此维持了70多日。因护理不周，臀部发生褥疮，连肌腱都露出。她若有意识必感万分痛苦。睹此情况，我们为子女者深觉十分难过和惭愧，况子和媳均为医务工作者。我母病故于1955年夏，享寿85岁。灵柩由我妻及我侄宏中护送回巩，合葬于我父之墓。我家坟地在窑湾岭。当地引洛河水上市岭，修改渠道，坟地今已平为水浇地矣。

我哥患高血压心脏病，临终前脚腿浮肿，虽服中西药，终未见效，病故于1965年夏初，刚过70岁生日。葬于郑州西郊公坟，并立有石碑。

（三）关于我家财产和图书问题

解放前我家雇长工，耕地约有七八十亩，可称小康之家。我父去世后，财产统由我兄掌握，但实际上他亦不管，一切任其自流。开封的衣物如前所述。老家的东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时都被别人拿去。我在外边的衣物图书，一部分托友人带至重庆，被日本飞机轰炸烧掉，一部分在嵩县被日军占领时丢失一空。我自从留学回国后，未再花家里一文钱。遗失东西中最可惜的是老家多年所集的各种书籍，我记得有二十四史木版本、《皇清经解》、《王船山全集》、《佩文韵府》、古版《昭明文选》以及其他各种子集，等等，约有千余至两千册。据说这些书弄到某学校了，但愿如此。我并不再要这些书，只是为保存文物计，曾托巩县有关方面烦为一查，然迄今无任何消息。开封所存之书有古版记事本末，有中州名贤文集以及我由德国带回的歌德、席勒全集及其他文学书籍，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开封

造反派所焚烧，殊为可惜。其中歌德、席勒全集在河南可说只有我家有之。

我兄弟二人向未分过家。然秉性不同，所学亦异，但在家庭中无任何矛盾。我兄好务虚，而我则重于务实。

（四）叔祖和我家亲戚

我叔祖张文光家，多以经商为业，然均未成为豪商大贾。我八叔张清宸之子张长裕始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金城银行工作。其子张筑生专攻数学，考得我国第一批博士学位，并被邀请到美国作学术演讲。其女张宝莉现为重庆医学院儿科主任医师。八叔另一子张长年，专攻地质学，现在西北大学任教。

我张家迁巩后，男婚女嫁，结亲不少。纵观各亲戚的家世即可看出我族之盛衰，完全符合封建社会所谓“门当户对”的习俗。姑奶辈家多为县之名门望族，迨至姑辈已多是中产以下的家庭矣，我母更是出于赤贫家庭。姑辈中我二姑父刘焕东勤奋好学，曾为县长及洛阳专员，有爱民之心，故政声颇佳，洛阳解放时被俘。在思想改造中，虽年愈古稀，然追求真理不亚于年轻人，故深受共产党的赞许。1956年，政府派人提前将其由北京送回开封家中，1957年夏病故。

二、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00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时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处在巩县兴仁沟祖宅一小土窑内。我曾经留过辫子，给光绪带过孝。小时是个淘气的孩子，8岁时曾坠入深沟将右前臂双骨折断，左腕脱臼，经中医整复，数月后骨折行将恢复。我父由汴回，因不放心，遂带我同外祖父到洛阳附近平乐村访名医接骨世家郭老先生进

行复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经郭老先生检查后，认为断骨接复尚好，只给了点外敷及内服药，次日即回。无奈数月后与邻居王正中（王敬芳之子）打着玩，左腿腓骨又被其坐断，休息数月始愈。所以我的四肢中有三肢的骨是受过伤的。再，幼小时患过几次急性传染病，在当时缺药少医的情况下，能获痊愈，实是幸运。

我11岁时随我哥到县城高小读书，他是甲班，我是丁班。我县因受留日学生回国影响，开办新学堂较早，但也是经过新旧的斗争。代表旧学派的为张维渠，代表新学派的为王敬芳、宋景裕和我父。结果新学派胜利，从而各处成立初等小学堂，城内成立高等小学堂。当时中外人士皆知巩县在外学生多，原因即在于此。

我到高小约半年即随父到兰封县署内，延聘胡宗宿先生专教我中文。胡先生很会启发学生思考，每出一作文题，先讲说这篇文应如何作，论述的次序如何，结构如何，应如何作结语，等等。由于这种启发，不到一年我便可作出千余字的文章。当时陪我读书的有我大妹桂兰和一宗侄，此宗侄家已定居在该县三义寨。

三、求学时期

（一）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我于1913年冬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德文班，此校学制为五年。当时各中学皆为四年制，尚无高中。此校之所以多一年者，是准备毕业后能直接入欧美各国大学学习，所以毕业文凭上除中文外还印有有关国家的外文。据说这所学校是当时省议会和河南的执政者为了培养河南之建设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而设的。所以选取的学生毕业后，由教育部派人考试，选拔20名，

公费送到各国学习。此校创办于1912年，先后共招了五班学生。第一、三、五班均为英文班，第二班为德文班，第四班为法文班。最后的英文班未毕业即改为中州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分别转入中州大学或他校各学系。中州大学不久改为河南中山大学，后又改为河南大学，至抗战初期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所以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实河南大学之前身。当时学校教师多为河南名流，因而学校社会声誉亦高于一般中学，如史地老师王人杰号北方，孟津人，16岁即考中举人。德文教师吴肃能懂数国文字，当时确属凤毛麟角。据云他是河南固始县吴状元的后代，惜其教学不甚努力，学生受益不大。数学老师为开封著名的郑琴堂，国文教师为丁德合及陈今晴，传说陈是位进士。校长为林伯襄。据说林校长当时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行将毕业，但他宁愿牺牲文凭，毅然回河南来创办此校。他对青少年爱护如子弟，然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要求甚严。

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系中日战争失败后我国首批派往日本之留学生不愿屈忍日人的歧视，一部分学生愤而回国，从各方设法筹款并向南洋各地华侨劝捐办起来的。因此此校始终富有爱国精神。我县王抔沙先生曾参与筹办并长过此校。辛亥革命开封十一烈士中之王天杰亦此校之学生也。

林校长对学生的生活要求甚严。学生均住校，每周只星期日准外出。每班有监学二人。学生的上课、活动、衣着、室内外的卫生整洁以及礼貌等，均为监学每日检查项目。当时社会上简称此校为留美学堂。新生入学三个月后举行甄别考试，及格者继续学习，否则退学，其要求之严由此可知。

这种学校只有河南办了一所，别省未闻有此类学校之设立，有人说这与袁世凯是河南人有关。

我在第一学期中某星期日，因雪后街上泥多，未上街，宿舍中有同学玩动物牌，我在旁观看，被监学吴旭斋查见，然在处分时我亦被记了两大过。留美学堂声誉在当时社会上很高，出了这件事颇引起社会上的震惊。学校对这些学生全部开除，未免小题大做，不处罚又不行，所以每人记两大过。五年中的第一学期我就背上两大过包袱，心情是相当沉重的。几天后一晚上，林校长叫我到其办公室，鼓励我说：你没有参加赌博，然你在旁观看，也是要处罚的，但这不要紧，只要好好学习，守规矩，将来仍然可以毕业。所以我在校五年期间一直是战战兢兢，规规矩矩，终于毕业。每忆此事，我对林校长是很感激的。若无他的鼓励，我可能即离校他往矣。同乡刘献捷是参加赌博者，他因别事已记一大过，加上这次两大过，就因三大过被开除了。刘之父刘镇华是当时河南镇嵩军统领，在军政界有相当地位和声望，而林校长既不徇私情又不畏权贵，其公正无私，于此可见。

我德文班二年级后，又请了新由德回国的杨丙辰先生教德文，后又加聘了德人倪福兰女士教德文和西洋史，林敦迈先生教理化，不久又聘了德人邵特也教理化。史地理化皆用外文原版书。当时学德文，教材奇缺，没有正式课本，文法是翻译日文的，读本一开始就是用德国原版小学课本。此外尚无德华字典，所用皆为日本的“独和字典”（即德日字典），中日虽同文，然在习惯语和解释方面，究有不同，这就给我们在领会字的意义上造成许多困难。中国当时学德文者甚少，办德文班在河南还是首次，所以在社会上看不到一个德文字。其他中学的外语皆为英文，教材多种多样，回忆当时情况，学德文实是不易，幸有几位德人教师，认真教学，否则是难以达到

预期目的的。也与林校长的苦心经营分不开。

留美学堂之所以开设德文班，是由于中国政府及社会人士对德国的科学发达、工业进步有高度的估价。当时政府在军事上亦都请德国军人做顾问，这情况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德文班当时是按年龄大小分为丙丁两班。丁班学生皆在15岁以下、12岁以上。我为丁班。两班学生甄别后尚有百余名。虽分两班，然课程进行完全相同。

德文班学生毕业于1918年冬，获毕业证书者72人。按照学校原来规定和援前一班例，应考选20名赴德留学，继续学习。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秩序尚未恢复，故改选30名赴上海原由德人办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习。我因数学成绩差，未被录取。因我哥在北京大学法科学学习，我就于1919年春到北京。我哥带我见了蔡元培校长，蔡说让德文系主任杨丙辰先生写一介绍信即可入文科德文系学习。杨先生系我中学德文老师，当即应允。我入北大文科学习不到一个月，因性不近文，即与同学郭垚赴日本学医。

我每忆及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常有以下的认识和体会。为培养建设人才，当时确有设立此校之必要。所惜的是当时河南的各项建设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与培养建设人才同步进行，致使培养出来的人在本省无用武之地，而多流向外地。建设事业之所以没有办起来与河南政局有密切关系。解放以前，中国战争频仍。河南地处中原，乃四战之地，受害最烈。日常的教育经费难以维持，加以军阀苛征暴敛，民不聊生，哪还有余力从事建设？建设事业既上不去，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外流谋生，这是河南的一大损失。

关于学习外文，留美学堂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该校的史地和数理化教材，用的都是外文原